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穷不废读”

陈潭秋诞生于 1896 年 1 月 4 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湖北省黄冈县东弦乡儒博村的陈宅楼（后改名陈策楼，今属范家岗乡）人。

黄冈县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陈策楼村距县城 50 华里，坐落在长江支流的巴河西岸，背靠青翠松杉、形如马鞍的烽火山，毗邻黄浠公路，是一座山水秀丽的乡村。有 106、318 国道和京九铁路贯通全境，北上京津塘，南达闽粤港，是鄂东重要交通枢纽。

陈策楼村 78 户人家，都姓陈。村中央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土木结构的三层高楼，是陈氏家族祭祀祖宗的地方，村庄以此楼而得名。登楼远眺，波涛滚滚的长江水，青松环抱的烽火山，阡陌纵横的田野，尽收眼底，蔚为俊秀。在陈策楼东侧的一座小院子里，每到秋冬季节，一片丹桂飘香，橙菊满庭的景象，格外引人注目。陈潭秋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陈潭秋的祖父名畴，字寿田，曾于清朝乙亥年（公元 1875 年）的乡试中榜上有名——考 中湖北省举人第六名。在我国科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上，明，清两个朝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科考，叫做乡试。考中的称做举人。中举者算是取得了一种可以做官的资格。陈潭秋的祖父本来有当官的机会，但他性情耿直，为人正派，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所以，下决心不做官，而在乡里教蒙馆（现在的小学），当起了一名教书先生。他祖父生前用教书得来的薪俸买了 30余亩水田，可谓家道小康。

陈潭秋的父亲名厚怙，号受之，字子瞻，晚号安愚，生于清咸丰十年阴历九月十一日，守田躬耕，虽克勤克俭一生，终因吃饭的人多（全家老小十余口），干活的人少，加之晚年又多病，更迫于多如牛毛的赋税，入不敷出，家境日衰，于 1911 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陈潭秋的母亲龚莲馨，是个农家妇女，以勤劳、善良、贤慧而称著乡里。她纺纱、织布、种菜、针线活样样都会做，终日不息，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尽管家境每况愈下，却乐于施舍。每逢过年过节，见乡邻贫困妇幼及缺衣少食者，都给予资助。

陈潭秋兄弟姐妹共 10 人，八男二女，他排行第七。大哥陈伯棠，二哥陈防武，三哥陈春林，四哥陈贵堂，五哥陈树三，六哥陈伟如，八弟陈荫林，姐姐陈兰生，妹妹陈满生。陈潭秋，名澄，派名宗琇，字秋荪，一字云先，号潭秋。年幼时，陈潭秋的父亲就教他识字，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习惯，多受乡邻称赞。

陈家自陈潭秋的祖辈起，就深明知书达理的重要，家庭经济虽濒临破产，却有“穷不废读”的共同信念。陈潭秋的父亲常说，产可破而书不可不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陈潭秋弟兄多人均得入学就读。特别是陈潭秋和陈荫林，都是在家道濒于破产的情况下坚持读到大学毕业的。

陈潭秋幼时在私塾就读。不久，就入陈氏族立聚星学校学习。这所聚星学校设在离陈策楼不远的王家店，是一座新建的陈氏宗

祠，雕梁画栋，很是气派。聚星学校设在陈氏宗祠内，显示着陈家崇尚书理，颇有名望。校门前有块不大不小的操场，大门口两旁高悬“学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甚为庄重严肃。校具都是新制的，桌椅排列整齐。历年所聘教师都是本县知名人士，素有涵养，对学生要求甚严。陈潭秋和陈荫林在家庭的支持下，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成为聚星学校的优秀生。当时，在聚星学校任教的濮湖孙啸千先生十分喜爱陈潭秋兄弟俩。后来，孙先生离开聚星学校时，还特地将陈潭秋、陈荫林带到自己家乡，免费就读，悉心培养。

陈潭秋从小聪明，智慧过人，又有胆量。一天中午，当地一财主要强拔一个穷老汉在荒山坡上种的菜。穷老汉苦苦哀求，村里人也赶来说情，可地主老财就是不听。种菜老汉说：“我起早摸黑，开荒种地，施粪浇水，精心培育，好不容易才长起这些菜来。我是靠它糊口的啊！”可地主老财硬说“这山是我家的。”陈潭秋眨了眨眼睛，沉思一会儿，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道：“这荒山怎么是你家的？难道你会做山？”财主答道：“我爸爸在世的时候，这山就是我家的。”陈潭秋进一步追问“那么，这山是你爸爸做的？好吧！我们把你爸爸的坟墓挖开，叫他再做一座山给我们看看！”一群孩子都乐开了，大家都吆喝着说：“走啊！去挖坟去！”有的孩子举起锄头真的要挖坟去。潭秋说：“他不拔菜，我们就不去挖坟！”财主害怕孩子们真的去挖他的祖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小孩子们高兴得把陈潭秋抬起来打转转，高声的欢呼：“我们胜利了啊！”站在旁边的乡亲们都夸口地说“这孩子真聪明，有胆量。”

少年时期的陈潭秋，在兄弟姐妹中，最钦佩五哥树三，树三也顶喜欢潭秋。因此，陈潭秋受他五哥树三的影响也较深。

陈树三（1891—1912年）自幼在武昌上学，在湖北工业学校读书期间，就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当时湖北的

革命组织——共进会，从事民主革命的活动。后来，参加了辛亥武昌首义。阳夏之役失败后，陈树三随黄兴到南京，在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不久，袁世凯篡权。他怀着“民智不开，则失民治之精神，吾辈宜急图之”的思想，辞去陆军部职务，在南京创办《人报》馆，干起那“开发民智”的工作来。同时，他又筹建社会党，提倡民权主义，宣传民治政治。

陈树三早年读书时，每逢寒暑假回家，常对弟兄们讲述革命故事，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一天，陈潭秋的父亲带着陈潭秋和陈树三等兄弟数人，登上陈宅楼。陈树三对陈潭秋说：“我们来对一个对联，我出一上联，你对下联，好嘛！”陈潭秋表示愿意试一试。陈树三把他久已想好的上联说了出来，他说：“陈宅楼上谁陈策”。陈潭秋立即意识到五哥是要自己担当起陈策救国之责，便回答道：“独尊山前我独尊”，表达了自己愿担当起救国救民重任。他们父亲在一旁听了兄弟俩对答如此敏捷，言简意深，十分喜悦。

有一次，陈树三突然问起陈潭秋：“你为什么叫陈澄？”陈潭秋一愣，树三亲切地说：“你要不懂得你名字的含意，我就来告诉你，你可要好好地记住，澄，就是澄清的意思。如今这世道太浑浊了，你长大成人之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浑浊的世道！”听了五哥这番言语,陈潭秋深有感触,拉着五哥的手说“:那潭秋的意思，就是深潭逢秋，清彻见底啰 ！我决心正直为人，为民办事终生！”陈树三高兴地把陈潭秋楼起来说：“对呀！聪明的七弟”。

陈潭秋转入黄州府城内的黄冈县立高等学堂学习期间，一次寒假回家，在离家不远的王家店附近遇到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婴儿，手里又牵着一个瘦小的女孩，女孩肘上挂着一只破篮子，有气无力地拖着沉重的步履，在风雪中挨门乞讨。小女孩两眼深陷，浑身哆嗦着站在

陈潭秋身旁，怯生生地望着陈潭秋小声地说：“少爷，行行好！我好冷！好饿！”陈潭秋听了不觉鼻子发酸，眼睛发涩，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几个铜板，塞到小女孩冰冷的手中，说：“快去买个饼子充饥吧!”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急忙往家赶路的陈潭秋在回家的路上与前来接他的五哥相遇。陈潭秋把刚才在路上遇到的事告诉五哥树三，五哥说：“你做得对！但天下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岂止她们母女呢？洪秀全、孙中山领导革命，都是想解决这些不公平的问题。七弟，光可怜穷苦人还不够，我们要为解决这不公平而奋斗！”陈潭秋不解地问“咱们能解决吗?”五哥答道：“能’跟着孙中山先生去奋斗，就一定能解决。当然，要消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需要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去共同努力”。五哥这番话在陈潭秋的心灵里埋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种子，起到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

为民抗暴

陈潭秋的少年时代，正值晚清末年，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地主豪绅穷凶极恶的盘剥，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潭秋因住农村，常与农民接触，亲眼看到农业凋敝，民不聊生，贫苦农民卖儿鬻女，四处逃荒。一遇灾害年头，更是饿殍载道，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激起了陈潭秋对浑浊世道的忿懑。特别是在受了他五哥树三民主主义思想的启示之后，暗自下了决心，要把浑浊世界中的害人虫全都除掉。

1911 年冬，陈潭秋放寒假回家，途经团风镇时，刚一下船就在距客运码头不远的货运码头，看见团风镇大恶霸陈大狂领着几个监工，手执皮鞭，劈头盖脑地抽打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强逼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背着十分沉重的粮袋，一刻不许歇息地往船上装运粮食。码头上的搬运工人被迫移动着蹒跚而沉重的步履，不时有人被踢倒在地。他们挣扎着爬起来，刚刚伸直了腰去移动那沉重的粮袋，却又被压得扑倒下去。有的工人脸上留下几条红紫的指痕，鲜血从嘴角淌了出来。他们艰难地吐出一大口鲜血之后，愤愤不平地在心里诅咒大恶霸陈大狂。这时，一位白发老人一边高声叫着：“卖报 卖报 今天的《汉口新闻报》、《大江报》 ”,一边朝码头走来。码头上的工人们有的停步听着，有的放下米袋向卖报的老汉围了过去，争看报上的新闻。陈大狂见此情景，气急败坏，指使一名大个子监工去把卖报老人手上的报纸抢来，丢入江中。卖报老人一边死死地抱着报袋，一边苦苦地哀求说：“老爷，丢不得，我全家都靠它吃饭糊口的呀！”正当卖报老人与监工扭成一团，互相争抢那装报的布袋时，陈潭秋走了过来，大声喊道：“住手！”陈大狂见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便满不在乎地说：“那家的毛伢子！敢在这里管我的闲事！给我滚开！”那个大个子监工也狗仗人势，举起手里的皮鞭转向陈潭秋，陈潭秋眼明手快，顺手抓住皮鞭，厉声喝道：“不许打人，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吗？连清朝皇帝都被推翻了，你还在这里称王称霸，欺压百姓。卖报纸是宣传革命道理，有什么错？你敢将报纸丢了，革命派来了，当心你们的脑袋！”陈大狂听了这一番大议论，有些不知所措了，刚才那股神气劲一股脑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而陈潭秋则搀扶着那卖报的老汉，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卖着《汉口新闻报》、《大江报》。“卖报 卖报！《汉口新闻报》、《大江报》,特大新闻,革命军又打胜仗了,好消息！好消息！”的叫卖声传了开去。陈潭秋“英勇仗义，为民抗暴”的佳话不胫而走，把离家数十里的团风镇轰动了。

父 兄 去 世

1912年，陈潭秋考上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同年，他的五哥树三在乘车往元帅府时，因同车人的挂式手枪走火，误中树三胳臂内侧，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当树三的一位同事将此噩耗告知陈潭秋家中时，全家悲痛万分，特别是平日里与五哥最亲近的潭秋，眼前浮现出五哥在世时的一幕幕情景，耳边也响起了五哥给他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和一桩桩的道理。

由于五哥的去世，其父本来身体就不好，经这一打击，伤心至极，病患复发，接着也去世了。母亲被这接踵而来的遭遇吓怕了，不愿让陈潭秋离开自己去省城读书，她说：“澄儿，你五哥和父亲刚刚去世，我已经受不住了。你若再走，我更是受不住，况你父亲去世未满百日，你就别去省城读书了。”

陈潭秋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为了不使母亲过分的伤心，他没有说什么。几天后，他去濮湖孙啸千先生家，孙先生是陈家的知交好友，黄冈县的知名学者。树三生前创办聚星学校时，孙先生非常敬重树三的人品、才华，所以，欣然应邀到聚星学校任教。况且潭秋和荫林两兄弟又是孙先生喜爱的好学生，经常在树三面前夸奖他俩兄弟“聪明过人”“口出不凡”“必成大器”“陈家真是出人才”等等。这次陈潭秋去看望他，除了叙谈别后的许多情景外，潭秋主要想听听孙先生对自己到省城武昌读书问题的意见。并说明近来家中连遭不幸，父兄双亡，母亲过于悲伤，不同意自己去武昌读书等情况。

孙先生听了这些话语后，沉吟地捋着胡须说：“我是该到你家看望和劝慰你的母亲，我很理解她此刻的心情……”陈潭秋告诉先生他此时矛盾的心情，他说：“先生，学生一向牢记您的教导，

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坦荡正直，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兄长。我知道，父亲谢世百日未满，母亲正在哀痛之中，我离开家庭，大为不孝。然而，先生您曾告诉我们，自古难得忠孝两全。为让更多的母亲减少悲伤，让更多的父亲不再因悲恸而死去，我想还是去省城读书，寻求新的知识，充实自己，将来好为国家效力，为人民办好事，把五哥没做完的事业接着做下去。”潭秋的这番话语使孙先生十分感动，当即与潭秋一道前往潭秋家中。一来看望、劝慰潭秋的母亲，二来劝说潭秋的母亲让潭秋去省城读书。

孙啸千先生来到潭秋家，潭秋的母亲自然很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孙先生说：“龚嫂，我来迟了，请您原谅！”潭秋的母亲忙说“:哪里,潭秋好长时候没有去看望您了,请您原谅才是!’孙先生问了一些陈家情况后,说“:今天一来是看望嫂子,请您节哀，仙逝的人已不能复活，望多保重自己为要；二来是潭秋考上省立第一中学，这是进一步学习的好机会，陈家一向是穷不废读的，虽然现在家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孩子的学习还是十分重要的，您就让他去读吧！”话说到这儿，潭秋的母亲心里才明白，她慈祥地瞅了潭秋一眼，轻声责备道：“傻孩子，孙先生老远老远地，你还去劳他的驾，跑这么远的路，真不懂事。”其实潭秋的母亲也知道陈家世代以知书达理为本，不愿让潭秋离开也是因家中打击太大，做母亲的心里一时舍不得让孩子走远。现在经孙啸千先生这么一说，也觉得还是应该让孩子去读书。因此，潭秋的母亲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东挪西借地为潭秋筹措了些盘缠，同意让他去继续读书了。临行时，潭秋母亲含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字字句句都渗透着母亲的深情。潭秋看着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妈，您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在外面会照料自己的。”

到省城读书

陈潭秋告别了家乡的亲人，溯江而上，来到省城武昌。下船后，雄踞长江两岸的“龟”、“蛇”二山映入他的眼帘，倍长其志；傲立在蛇山头的“黄鹤”楼更增添了陈潭秋的民族使命感和自信心。按行前计划，他来到双柏庙黄冈同乡会馆住下。

这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四合院式房屋。当时，黄冈同乡会馆与现在的驻省城办事处很相似，凡到省城办事和途经省城到外地的黄冈老乡均可在此落脚寄居。在黄冈同乡会馆里有一位常驻会馆的管理人员名叫李西屏的人，他不仅是聚星学校孙啸千先生曾教过的学生，而且还是陈潭秋五哥树三生前的好朋友。因此，家中要陈潭秋在这里落脚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和方便。陈潭秋安顿好行装后，即刻着手进行入学复试的准备。经过每天起早睡晚地紧张复习，顺利地通过了入学前的考试，正式进入省立第一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

入学后的一天，陈潭秋与同学相邀去黄鹤楼一游。初到省城的潭秋一路上听着武汉同学给他介绍黄鹤楼的变迁，感到特别新鲜。武汉同学说，相传数百年前就有了黄鹤楼，但历代更替，屡建屡毁。仅清朝在 200 多年间就重建了 4 次，到公元 1884 年又被一场火灾焚毁。说着，他们来到江边的黄鹤楼前，雄伟高耸的黄鹤楼面江而立，宽阔而又壮观的大门两边竖立着两块长长的条石，上面刻着北宋诗人苏东坡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江东去浪涛洗尽古今仇”，下联是：“爽气西来云雾揭开天地恨” 从石门进去，是一盏汉白玉雕刻的孔明灯，像个倒放着的巨大纺锤，足有两人高。登楼瞭望，远山近水，三镇分立，一览无遗。脚下的蛇山，青松翠岭，似青鳞巨蟒俯首畅饮江中水。鹤立蟒首，舒胫展翅，与

江对面的绿甲卧龟形成锁江之势。萋萋鹦鹉洲，历历晴川阁映衬其间。极目远眺，江天相连，波涛滚滚，似天河飞落人间，蔚为壮观。此情此景，不禁使潭秋感慨万千，“祖国山河多娇，楚天壮景婀娜”。

俯瞰江面，白帆点点，舟叶扁扁，逆江而上。船工们在一声声激昂雄浑的号子声中奋力摇橹，中华民族勤劳刻苦精神显现其中。突然，一幅令人怒火中烧的情景展现眼前。潭秋眼下一艘炮舰横冲直撞而来，木船不及躲闪，被那炮舰的尾浪掀翻江中，而舰上条格状旗帜下的水兵们竟嘻笑观看，全无自责之意。扬长而去的炮舰对被江水冲向下游的中国船工理都不理。陈潭秋愤怒地说“你们看,横行霸道的洋鬼子竟肆意践踏中国人民到如此地步。我们政府怎么不管？辛亥革命了，难道还是这样？”一个同学在一旁说：“唉！这世道，简直像一锅烧糊了的粥！辛亥革命，撵走了一个皇帝，剪掉了我们头上的一根辫子，还能再有什么呢？……”是的，这次事件在陈潭秋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朦胧地认识到革命决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此后，他努力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寻求救中国的革命真理。除阅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进步作品外，也阅读社会上反映进步思想的其他书刊。

1915年夏，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省立一中。毕业后在中华大学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当时同学们对报考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议论甚多。一种是教育救国论，打算毕业后，从事普及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人材，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激励民气，振兴中华。一种是实业救国论，立志专攻理工，毕业后以办工业、兴实业，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来促使民富国强。陈潭秋则有自己的独特考虑，他认为“救国是政治问题，教育决不能救国”。兴办实业虽然十分必要，但也不能根本解决救

国问题。要拯救中华，主要还是要用先进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为寻求先进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沟通世界文化，而“外语是沟通世界文化的门窗”。因此，陈潭秋决意去打开这扇门窗，下决心报考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

1916年，陈潭秋经过刻苦复习，考入了武昌高师，在英语部学习。为寻求新思想，他常去校图书馆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在与同学们平时交往中，经常谈论救国救民的道理。他结交的本班同学倪季端、博物部高班同学何杰等好友，每逢节假日都相约前往武昌大关帝庙、箭亭街等处访友，或邀请三五个同乡同学到武昌蛇山一边观景、一边畅谈改革教育、改造社会等问题。在大学，陈潭秋的学习非常用功，是班上的高材生。他还非常爱好体育活动，别看他个子不高，踢足球可是他的专长。在学校的足球赛中，他是一员主将。在长跑方面，他也成绩突出，学校组织的武昌至青山的越野长跑，他不仅坚持跑到底，而且在跑完全程的为数不多的同学中，他名列前茅。

1917年，也就是陈潭秋在武昌高师学习的第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中国。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美克齐美党占据都城”为标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此次主谋者为里林氏（即列宁）”的消息。11月11日，北京《晨钟报》以“俄国政变与欧战”为题，披露了“俄国京城因激烈派之骚扰克伦斯基政府有已被推倒消息”。11月13日，汉口《大汉报》以俄国之大政变的大字标题报道：“帕塔格勒（即彼得堡——引者注）已入急进党掌握”；“黎雷氏(即列宁)大受欢呼”。同日，《汉口新闻报》来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帕塔格勒七日专电说：“水兵受激进党指使，提械占俄国政府新闻机关，又中央报局，银行、马利亚宫院。”11 月 14 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俄人激烈派占据俄京彼得格勒”，“考厥原因，不外乎总理之倒行逆施，致滋公愤，而有此晴天霹雳暴动之举也”。12 月 16 日，《大汉报》又讲到“俄国革命及其衰败之原因”是“政体专制大权悉操之君王之手，究为一般官僚所把持，其富贵大有世袭罔替之势，农工则终岁劳苦；仅能免其冻馁而已。盖所获资财大半属之君主也”。11 月 17 日，长沙《大公报》在“俄京二次政变记”的消息里，透露了“俄国反对党已占据俄京电局及京城全部”“反对党首领林莲氏(即列宁)”“俄京内之防军及兵队现亦一致反对克兰基内阁（即临时政府）。”这些消息说明，倒行逆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晴天霹雳似的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大受欢迎。此后不久，苏维埃俄国主动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这些消息，给武汉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和极大鼓舞。给热切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陈潭秋以新的希望。在黑暗中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像见到了新的曙光，他们在学校内奔走呼号，兴奋异常。

陈潭秋思索着，为什么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气都喘不过来，唯独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宣布取消在中国的特权。俄国苏维埃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陈潭秋看到了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线曙光，他盼望中国也能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工人之国”,使劳苦大众能够得到彻底解放,当家做主。因此，他十分注意当时报刊上有关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维埃俄国内部情况的介绍。1918 年，陈潭秋进一步阅读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十分赞同“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人道

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观点。由此，他更深一层地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向苏维埃俄国学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新希望的曙光。

五四运动的激流

陈潭秋在武昌高师快要毕业的时候，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它像一声春雷，震撼了沉睡千百年的中华大地，唤醒了被欺压被奴役的中华儿女，掀起了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怒涛。

1918 年 11 月，打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 年初，各战胜国代表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研究处置发动这次战争的德、奥等战败国。由于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的把持，强行在“和会”上通过《凡尔赛和约》，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把德国在汉口、天津的租界，充作各帝国主义公共居留与贸易之用，把德国在广州的财产转让给英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战后不能从战败国手中收回自己的权益，而要转交给其他国家，这简直是奇耻大辱。面对这种被宰割的地位，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却打算在这样一份“和约”上签字。这种外交的失败，丧失国格和主权的行径，激怒了全中国人民。5 月 4 日,北京三千余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拉开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武汉位于中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又是京汉、粤汉两条铁

路的联结点，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五四前夕，武汉人民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消息，武汉各校学生界正在积极筹备“勿忘五七国耻”纪念会。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失败和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像给正在冒烟的干柴上浇了一桶汽油，愤怒的烈火立即燃遍了武汉三镇。在武昌街头，贴着一幅巨大的漫画。画面 A一伙青面獠牙的暴徒手持尖刀，正围着一个又圆又大的西瓜狞笑着。这伙暴徒们的肚皮上分别写着英、法、美、意、日的字样。西瓜上则写着中国。“西瓜”已被切下的一块上写着“山东”二字。暴徒们正伸着毛茸茸的手，急不可耐地要去抓。瓜旁趴着三条狗,身上分别写着‘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整个画面的周围则是无数有力的拳头。在漫画底下，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今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英、法、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 议,掠夺 战败的德、奥等国，瓜分殖民地。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所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借对德宣战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是，帝国主义根本不理会我国的正义提案，反而支持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这一无理要求。昨天（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游行队伍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家的章宗祥，这完全是爱国的正义行动！不料北京政府竟派军警血醒镇压，当场逮捕学生 30 余人。同胞们，对这样的卖国政府，我们能够容忍吗 ?…… ,,

5月6 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 月 8 日武汉报纸登出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 5月 9 日北京学生王长曜来汉联系。陈潭秋从北京来信来人中，了解到北京学生集会，游行

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分脏会议的爱国斗争的情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整个武昌高师都沸腾了。英语部学生推举陈潭秋为学生代表。陈潭秋等联络各班学生代表，商定：立即同全市各校取得联系，明天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群情激愤，议论纷纷。英语部一位平时与陈潭秋相处较好的同学探问道：“真的要上街游行？”陈潭秋果断地回答道：“当然是真的！人家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难道我们还能躺着不动吗？”那位同学说：“前几年，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就遭到军警镇压，死伤不少人。我们明天游行会不会也发生那样的事？”潭秋毫不迟疑地说：“不怕！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是正义的事情，怕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见义勇为，知难而进！”

翌日晨，同学们正准备出发游行，英语部一个势力眼，一向看上峰脸色行事的学生代表高笏之忽然站出来拦住大家说：“上面有通知，不准上街游行。”“既然上面不准游行，我们就不要游行了，如果硬要上街，会出危险的，大家回自己的宿舍去吧！”

情绪激昂的同学们一听到“不准游行”的消息，顿时哗然。许多同学十分气愤地质问，反帝爱国的游行，为什么不准？这时，陈潭秋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把我们当作牛羊一样任意宰割、奴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个个吓得要命。如今，爱国学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欺凌，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竟有人说‘不准’，完全是一副奴才、走狗的嘴脸、腔调，是民族的败类。同学们，我们有爱国的权力和责任，‘论交四海惭兄弟，抗击千秋泣鬼神’！大家不会忘记，英法联军烧我圆明园，使这座体现中国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在世界上消失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甚至将故宫的储水缸上镀的金粉都刮去了。最后，他们却向我们索取赔偿，大量黄金白银掠往海外。这些强盗到现在还在欺凌我们。可是，反

动军阀却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卖国求荣投靠帝国主义。王占元更是不仅自己卖国求荣，还把这奇耻大辱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王占元却在那里贴布告，叫嚣对学生要进行血腥镇压。由于王占元的效忠，日本人大大嘉奖他，他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准备举行隆重的庆典，接受日本政府授给他的勋章，多么卑鄙！我们要坚决揭穿他，不能让他出卖祖宗、出卖人民！我提议，大家赶紧回到各自的班里组织同学们明天上街游行。”同学们一致响应。

第二天，武昌高师的游行队伍冲出了校门，陈潭秋在前面率领同学边行进,边呼“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做亡国奴”、“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路上，省立一中的队伍、湖北女师的队伍、部分爱国市民和青年不断加入游行队伍。

5 月 6 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详细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当晚，中华大学的恽代英起草了题为《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并和林育南连夜赶印 600份，次日，在中华大学运动会上散发，并印成邮片通告全国。传单指出：“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与此同时，恽代英等人又收到北京大学学生黄绍谷的来信，更详尽地了解到北京学生反帝示威的情况，情绪高昂。恽代英对陈学渭、李书渠等人讲：“人须‘舍得’才能救国。”他们把准备参加校运动会的同学全部组织起来，又一支宠大的学生游行队伍涌向街头。两支学生队伍汇集在一起，声势更加浩大。虽然沿途军警、特务严密监视，他们仍沿街散发了不忘五七国耻的传单，希望“有血性的黄帝子孙”一致起来反对“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1]。参加游行的学生个个情绪激昂，义愤填膺，一边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山东”、“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做亡国奴”等

口号，一边坚持游行 以唤 醒以 众。

5月 10 日中午,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 15 所学校的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讨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义举，一致认为“我辈青年，此后当以国事为己任”。与会代表“大多数泪下如注”。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肖世杰，咬破右手中指，血书“提倡国货”，会议代表掌声雷动。会上决议各校代表分途募捐。陈潭秋所在高等师范共捐现洋 150 元[2]。

5 月 12 日晚，武昌高师、中华大学等 15 所学校联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公推恽代英草拟学生团宣言及公函等，推高师学生代表高鸿缙等 5 人草拟简章，简章的宗旨是“热忱爱国,联合感情”。[3]

5月 17 日下午两点钟，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公推武昌高师代表高鸿缙 为临时主席，报告本会宗旨及筹备经过。下午四点钟，学生联合会代表到省署请愿，提出：承认学生联合会组织；准许学生印刷宣传品；省府立即致电北京政府，力争山东和青岛主权；准许学生组织游行、露天演说等 4 项要求。18 日下午 1 点半钟,武汉学生 3000 余人集会游行，武昌高师 200 余人列为队首，中华大学 300 余人排在队尾。各学校散发的传单，“以国立高等师范较多”。传单写道：“山东是我中国的文化发源地，青岛是我东方的门户，万不可断送于人的”。[4]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手持‘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等各色小旗，沿途散发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和传单。 5月 30 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议定组成学生演讲队，分途演说。国立武昌高师被指定在武昌演讲；确定自 6 月 1 日起，武汉中等学校以上的全体学生 5969 人概行罢课。规定各校派出的演讲队 10 人一组，“如被军警逮捕，赓续补派，至全体捕尽无可再派为止，并一体宣誓不达目的决不上课”[5]。演讲队沿途搭台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